

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

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

JIAGUWENZIGULIN JIAGUWENZIGULIN

甲骨文字詒林

于省吾 主編

第二册



中華書局

— 中 華 書 局 —

甲骨文字詒林

第二册

主編 于省吾 按語編撰 姚孝遂

對



羅振玉 「說文解字」曰：「對从革从口从寸，篆从士作對。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，故去其口以从士也。」**案**古金文無从口作者，亦非从士。又許書从寸，古金文及卜辭均从又。一說釋中五十九葉下）

王襄

「古對字。」

（籩室殷契類纂第十一葉）

葉玉森 「說文」對，應無方也。从口从寸，寸，法度也。金文作對（師酉殷），世說（伯渠鼎），對（太保盤）。契文則作對。按金文皇作堂（虢叔編鐘），堂（頌歌），豐（王孫鐘）。皇（陳侯因賛盤）。注疏父謂上象冠冕，其說極新。契文對从堂，上為口，與籀文皇之从出相似，當亦象冠冕。予前釋風字所从之聲，謂象大鳥之冠。鼎文對正从革，參此益信。下馬上即王，从又蓋持事於戴冠冕之王前，舍對揚意。契文中未見皇字。金文中之堂，殆由堂婉化而生，又知皇本从王。陳侯因賛盤、王孫鐘文，猶得古意。」（說契四葉背）

葉玉森 「字从又，蓋持事於戴冠冕之王前，舍對揚意。出象冠冕，下馬上即王，又契文未見皇字，金文之堂殆由堂婉化而生，又知皇本从王矣。」（說契八葉四行）

孙海波 「字从又，與金文同。說文對，从革从口从寸，或从士作對。云汉文帝以为責對而为言多非誠，故去其口以从士也。」（說契九九夏）

孙海波 「从革从又，與金文同。說文云：「从革从口从寸，或从士作對。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，故去其口，以从士也。」（說契三卷三葉）

李孝定 「說文」對聲無方也。从革从口从寸，對對或从士。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，故去其口以从士也。○漢文帝以下云：當非許語，姚文田說文校漢桂氏義證均主此說。且金文對字多見，均不从口。趙明誠金石錄云：周以濱諸器致識對字最多，皆無从口者。疑李斯变古法作小篆對字始从口，至文帝漢改之耳。○其說當是。按金文質對揚連文，有頭揚之志，疑與封之權造法同。封作對，象一手持半樹於土上之形，半為植物之象形字，其初確當為樹木於某處。

以為疆域之標識，猶今之界碑。激氏盤云：「自滄涉以南至于大沽，一封以涉，二封至于邊柳，復涉瀋陽，寧遠、遼陽以西，封于類城，桂木封于易遠，封于若道……」此紀敵矢交爭，後畫定疆界之事，甚詳。

封字作「𡇗」，从手从収，為剗之異體。省土从収與从又同。其文有可注意者，凡言封之處，不為剗，是剗也。剗，官隸城之桂木，是剗也。封于某，殆皆就地樹之以木。文云：「封于穀城桂木」，即字激釋新定作穀城樹以桂木以為標識也。此蓋封之本義。對字从革，革許訓叢生艸，與討字从半同。標識之物，旨在顯示人，故金文對字皆有明顯之意，視金文皆對揚達文，可證也。左宣十二年傳云：「取其鯀而封之，以爲大戮」，舊注于此無說。意者，蓋明君伐不敵，執元凶，大懃而誅之，樹碑于其家上，則對之與封，其異祇在革半之別，其意當同。標識之物，旨在明顯示人以垂永戒，是封蓋亦有明顯之意也。不得其解，以對封形近姑妄說之。對之本義，即為明顯對之義，蓋假借字。卜辭對字之義不明，辭云：「其于西對」（《甲子》三六四），辛卯王曰小臣對其于西對。《甲子》三二六重見于奉西對大吉。《甲子》三二五，辛卯王曰小臣對其于西對。《甲子》三二七，辛卯王曰小臣對其于東對之辛。金文對字多見，大抵相似。如對叔鐘對案盤對殷置對格子卣對尊無真蓋對頌壺對毛公鼎，斂卽蓋對師旅鼎，同蓋對大保蓋對無車鼎，對自對召伯虎蓋對召伯虎蓋銘云：「紹揚連文，為金文習語」。可見，對必為對字無疑。同羅封字，其左旁所从與對字偏旁極近。」

一集釋。七七〇葉一作對，其左旁所从與對字偏旁極近。

陳邦怀
「四五二九号 千南阳而史 千鳥日北對」
對山，疑即祿山字假借，對山，祿山同属脂部。說文解字示部：「祿，会福也。」山段玉裁注：「周禮注曰：除灾害曰祿。祿，利去也。」与许异。山許鄭之說不同。今就辭言之，上句云：「千南阳而史」，祿，義謂除灾害。上下二句其事相同，故取周禮鄭注之說。」
「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现的若干產
要史料，歷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一二九頁」

詹鑑
「甲骨文有𠂔字（序一·二三四一），也见于爵文（三代一五·七），旧不识。根据上文所述，辛变成𦥑的规律（按：參看該字条），可知𠂔与𦥑同，都是对字。金文对字或作𦥑（同𦥑）、𦥑（伯姬鼎）、𦥑（师毛父鼎），都从辛，是其确证。甲骨文的𠂔𦥑两体与金文的新對两体正好相应。」

说文：「对，廢无方也。」此释不可信。对的本义应是雕治。首先从字形上看，甲骨文对字象手持鐫形，鐫是雕琢玉石的主要工具。辛下或加一横画，则象被雕治的物面。广雅释诂三曰：对，治也。正保存了古义，但由于经典里很难找到例证，所以王念孙疏证对此表示怀疑。

其实经典里例证并不少，下面从经典用例看对字本义。

借追为对。大雅棫朴：「追琢其章，金玉其相。」传：「追，雕也。」笺：「追亦治玉也。」又周礼追师郑注：「追犹治也。」追对古音同在端母微部，所以通用。后来追字孳乳为鎔或瑤，意义不变。

借敷表示，孳乳为孳、綈；音转为雕……对字的分化情况可以归纳为：借追表示，孳乳为鎔、瑤；直接以对训治的用例也有。大雅皇矣的「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按徂旅，以笃于周祜，以对于天下。」对字旧注众说纷纭，都赖增字为训，其实对正应训为治，诗文便涣然冰释了。」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，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〇至三七一页一

按：合集三〇六〇〇言「于夫西對」；三六四一九言「于東對」；屯四五二九言「于售北對」，均當為「膺對」之義。字均不从「口」，亦不从「士」、「興」、「辛」亦無涉。

朮

朮

商承祚 「祐作弌」 《洪考八丘葉》

唐蘭 「右朮字，商承祚釋祐，誤。按說文朮字正作弌，金文孟肅「我辟旣述今之述徒」，舊誤釋為遂，非是。述今借為墜命。魚鼎「述字從弌，小臣謹說」，述東隸「之述從弌，述均可證。說文：「弌，稷之黏者，从禾，朮，象形。弌，穀省禾。小篆本作「從禾朮聲」，徐鍇謂「言聲，轉寫誤加之。今接徐說非，弌字當从禾朮聲，朮字或从水朮聲，朮字或从水，朮字本義未詳，然要非穀之省也。」卜辭云：「王其朮。」疑斂為述，說文：「述猶也。」惟辭意未足，無以決之。」《文字記卅二葉》

孙海波

「作。」记三三九四。与祓字或体同。」（甲骨文编三。八页）

李孝定

「说文曰：祓禊之祓者从禾。朿文此字唐释尤可从。朿之为祓，當為叚借。以字非禊之象形也。其本義不可知。唐說亦是。」（集釋二三五三葉一）

914

0934 0933

按：卜辭云：

「丙戌卜，爭貞，父乙朿多子」

「貞，父乙弗弗朿多子」

合集二九四。
合集三二三八正

文辭皆足，當與孟鼎「我聞殷述令」之「述」之用法同。



按：字在卜辭當為地名。

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成解
益可疑者。許氏之「从又凡聲」而凡則為鳥之短羽首，則亦必本於晚周以后之傳述。因此越王从鳥形从又之文，可釋為爻。而全部銘文則可釋為：

蓋越王及賜二字，已經由容氏辨認。作字及以字則字跡清晰，亦無疑者。惟第四字从匕从鳥，以黑之形質說，當為矛或爻。但才字不从手，更証以考工記之文，則此字宜為爻。上古文字

成解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五十一頁）

0939

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0938



九葉下

羅振玉

說文解字反古文作𠂔。此作𠂔，與古金文及許書篆文合。

（殷辭中五十

孙海波

𠂔，前二、四、一、地名。（甲骨文編一二〇頁）

按：卜辭反字均用為地名。

0937



按：合集一七一〇一辭云：
「貞，𠂔其并」
為人名。

0936

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0944

當為災咎之義。
按：合集六六六四正解云：
「佳父乙降」，「正解云：」
「當為災咎之義。」



0943

當為地名。
按：合集三七四〇八解云：
「士辰王卜貞，田畝，往來亡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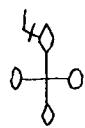
0942

當為祭名。
按：合集二七三六八解云：
「丁卯卜，其𠂔庚丁亥于父甲。」



0941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

0940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

王襄

「古篆字，象形。」

（《篆考正编第十四第十六十一葉上》）

羅振玉
从口亦不能象笄形。今卜辭笄字从竹，上象柱，下象足，似爵而腹加硕，甚得笄狀，知许書从門作者，乃由竹而譌。卜辞从口象手持之一許書所从之斗，殆又由此譌譌者也。又古真文（金文）
从象稱灋失序一有笄字，與此正同。但省从耳，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無流，與傳世古笄形
狀吻合，可為卜辭附字之證。又古故字作𦥑，與笄字形頗相似，或淺人誤認笄為𦥑。陳詩說諸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按：字在卜辭為地名。

按：字不可識，其義不詳。

張亞初
「𦥑」
庚先生以为即及字，不确。（金文編一四七頁）。此字从少从乂，应隶定为燶。毛公鼎有燶字，窶
字通，小窄可作少窄。（綜考四九七頁），雨少可作雨少（同上五八六頁）。燶即燶。它与后世
何字相当，尚待研究。疑与抄字有关。
「𦥑」
（古文字分类考釋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二五二頁）

飲器有散無筭，今傳世古飲器有筭無散。大於角者惟筭而已。故論經中散字疑皆筭字之譌。
（一般釋中三十七葉）

葉玉森
「按羅氏釋筭可信，惟卜辭之筭似非禮器之名。如後編下第十七葉第九版『貞𦨇為殲文，又第十一版『王貞筭』與同版『王貞筭茅』辭例同。」
茅，曰『韋筭』，猶他辭曰『筭若』。一歲隨一百零三矣。」則若與茅及筭竝國名。」
卷五第十七葉

王國維
「余按羅參事說是也。漢陽端忠敏一方，所藏古斯禁上備列諸酒器，其飲器中有爵一觶一觶二角一筭一，與特牲饋食禮之賓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，數雖不同，而器則相若，其證一也。禮言飲器之大者，皆散角或筭角達文，禮器：『禮有以小為貴者，宗廟之祭，尊者獻以爵，卑者獻以散，尊者奉觶，卑者舉角。』明堂位：『加以璧散璧角。』而郊特牲則云：『舉筭角詔安尸。』皆與角達文，言散則不言筭，言筭則不言散，明二者同物，其證二也。筭為爵之大者，故名曰筭，筭者，假也，大也，古人不獨以為飲器，又以為灌尊，周禮同尊彝：『秋嘗冬蒸，裸用筭。』黃彝：『一作文器。』明堂位：『灌尊夏后氏以雞夷，殷以羊，周以黃目。』左氏昭十七年傳：『若我用灌。』玉讚：『按灌當作灌，灌筭即灌尊，筭所以盛鬯，讚所用以灌也。』是古之灌尊，亦以筭為之，而周禮鬯人職則云：『凡禘事用散。』散既為飲器，又為灌尊，明係筭字之訛，其證三也。詩邶風：『赫如渥赭，公言錫爵。』毛傳云：『祭有畀燁胞翟閭者，惠下之道，見惠不過一散，徑言爵而傳言散，惟以禮沾詩，禹禹傳通例，然疑往文『爵』字本當作筭。』傳訛為『散』，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，故改為『爵』，實則散乃筭之譌字。籀學為韻，不與上文篇翟為韻，其證四也。禮有散爵，乃雜爵之意，燕禮與大射儀：『公與諸臣異尊，公尊謂之膳，諸臣之尊謂之散。』酌於公尊謂之酌膳，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，公爵謂之膳爵，諸臣爵謂之散爵，是散者對散言之。潔統：『以散爵獻士。』亦對獻卿之玉爵獻大夫之膳爵言之，合者，蓋次斯也。」
一集林卷三說筭一

李孝定
「說文『筭玉爵也。夏曰殘殷曰筭。周曰爵。从口从斗。』象形與爵同意，故說筭受六升。許引武說乃說字从斗之意。羅氏釋與文上古諸形為筭，王氏復引經義證之，二說互為發明，盖不可易。惟羅氏謂篆文从斗乃非之謬，則似有可商，从斗盖累牴之偏旁，筭為酒器斗為量器物類相近，故又增斗以為偏旁，此亦文字孳乳衍變之通例也。斗古作牛，與牛形雖略近，實不相混也。」

李孝走

「筭字所見數辭均殘泐，未詳其義，葉說未足據。」(集釋四一〇八葉)

按：字可隸作「戩」，與器名之「筭」有別。合集九五四正辭云：
「壬戌卜，古貞，半𦗨戩泰」
可能為地名。

鑿



左从「丂」，或言字之省。兩讀未知孰是，姑並存之。」(說文釋下十五頁下)

王襄

「疑古酌字。」(鹽室殿契徵文考釋典礼十二頁上)

李旦丘

「字當釋設。說文信古文作「」，所以之言作「」，與戰字所从正同。則亦設字。」

(鐵云藏龟策考釋三六一 三八夏)

郭沫若
「「」疑綴字。」(卜辭通纂一六五夏下)

「「」疑是綴字，要當含惡意，與糞咎等同。」(卜辭通纂八九頁上)

饒宗頤

「段即𡇔，古兜字，見汗簡。古語有「普兜」，說文「𡇔」字下注「目蔽若也」。

「有咬口，猶言「有兜口」。他辭云：「日夕生咬于西。」說文「𡇔」字下注「目蔽若也」。」(卜辭通纂二四一五)指日入蒙气。故日生希望咬口连言，并指煞气蒙气。古人以为氣祲也。

「通考八一页」

李平心
「下面先舉三例：

辛未生「有一般新星。」

□冬一終一夕□□亦大星□。」

前七
一

七日己巳，夕壺，日出（有一新大星并火）。

后下九·一

有殷新星，是记录一颗不祥的新星出现。殷我考定即日遣大投艰凶之投，实为妖，与咎为同族字。字从宀从声。辛说文训罪，与妖孽之孽声义相通。又最古音当在宀部，后变入侯部。侯、宀、凶三部往，相转。从本篆类，本读如敲，读殊是晚变之音。贾谊过秦论曰：「敲，短杖也。」敲朴正相当于宀支二字。敲受与古青簋（「饗」）一在宀部，女在宀部，二部最近，有些古韵家谓宀宀实一部。故知殷即妖孽字。《说文》：「在卜辞中，殷（「妖」）与出（「崇」），象（「煞」），与崇通。」义近，当训凶咎。它有时用作名词，有殷，即有妖厉或妖孽，犹左传云：「有妖凶；」有时又用作形容词，如「有殷虹」，即有祥云虹，与「有出（崇）虹」文法无殊。书大诰：「予造天役，遭大投艰于朕身。」成王自得他遭受天危，天降大艰于他。（旧注家于「投」字皆曲为之说，而不可通。今得卜辞「殷」字証，李平心史论集第三四至三五页）

張東叔
屈翼鵬

「殷」，象以殳击口之形，「口」，象锥形物体。孫詒讓疑為報字，又疑為設字。（注一）王襄疑為鬯字，又疑為酌字（注二）。通鑑考釋疑為毀字（注三）。胡厚宣释為殷字（注四）。魯宋先释為呴字（注五）。其中「殷」和「呴」，在字形上是比较可信的，但在卜

辭的解释上，仍有若干困难。（殷虚文字丙編考釋第四〇頁）

（注一）見契文舉例下十四頁

（注二）見殷契類纂存疑三及殷契徵文考釋卷九十二頁

（注三）見卜辭通鑑考釋八九頁

（注四）見集刊第九本卜辭同文例四·一四五

（注五）見殷曆譜糾謬附錄三二八九至三一一页。

白玉崕，疑毀字，要当含恶意，与崇、咎等同。（通考八九一）。高筠玄先生释震，曰：「說文：震，聲，歷振物者，从雨辰声。春秋传曰：震夷伯之庙。字原倚又画持碰碰椿状，似雷震辟历；由

「籀庼先生释報，又疑为殷。王襄氏释酌（籀字典礼十二）。或释殷，曰：「殷

籀

考

通

鑑

考

釋

」

文又生意，故託以寄雷震之震。动词。字亦用为名词，皆所以言天象，非雷震之震莫属。震字，意为震震，後世通以震字代之，日久而古文遂废。——见字例二·二九〇一峰按：究当今字何从，下，与甲文可之所从同；可今释哉，且已成空说，者，言又为同字，则可之释设，似无疑义。然较之辞义，则又窒碍难通。阙疑可也。——契文举例校读十九（中国文字第五十二册五十九）

九〇八至五九〇九页一

于省吾

「甲骨文设字作𦗨或𠂔。……𦗨字从下从叟，下即言字的初文，孳乳为𦗨。」甲骨文偏旁从下与从𦗨无别，其佐证有三：一，甲骨文𦗨字左从音（古文字言音二字每同用），早期多从下，晚期多从𦗨；二，甲骨文𦗨字作𦗨，周代金文作𦗨，其上部从下与从𦗨同；三，甲骨文𡇧字中从下，说文谓𡇧从言从又𦗨。依据上列三项证明，则设字所从之下，即言字的初文，了无可疑。

初文：设之训施陈典籍习见。甲骨文的设字有两种含义：一种指自然界的设施，甚至鸟鸣，都有吉凶的徵验，而此类兆象是上帝有意为之，故以设施为言。另一种指祭祀时的陈设祭物言之。今分别举例如下：

甲，对自然界言设伐，既雨，咸伐，来乙子酌下己。王固曰：酌，佳有弟，其有设。乙子酌，明雨，一，丙申卜，殷贞，来乙子酌下己。王固曰：酌，佳有弟，其有设。乙子酌，明雨，二，乙子夕，出设于西（乙六六六五，即乙六六六四的反面）。

三，因允有设，明一明一出各一格一云一雲一自东口口。昊亦有设，出生虹，自北口

缺于河一

𦗨存三五

四，因出设虹于西口一（前七·七·一）

五，因冢（象），庚申亦出设，出鸣鸟口附圈羌，蔑（甲二四·一五一）。

五日甲子，允彭，出设于东（乙三三三四一）。

七，因庚其出设，吉，受又；其佳士，不吉（簋典一〇五一）。

其佳生设，不吉（乙七四七四一）。

十九，丁子卜，穿贞，设佳因一咎（一京津一九五二一）。

十，口寅卜，穿贞，设不佳因一（缀合一八九一）。

乙，对祭祀言设

一，壬辰卜，贞，设司室（前四·二七·八一）

二，庚申卜，贞父乙设，用（南北明六一三）。

三，贞，王设父乙（乙四八二一）。

四，己亥卜，贞，虫羌用，寔（拓本）。

五，壬午卜，大贞，设六人（林一·二六·六）

以上的简语，均指祭祀时的陈设。概以所列甲项十条的设字，均指自然界的设施。兆象言之：对自然界言设，是兆象为天所设施；对祭祀言设，是兆象为地所设施。如此，则设字的义训，无有不符。」
〔释設，甲骨文字释林一。〕

詹鄞鑫

「甲骨文𠂇字屡见，偶或写作为𦥑（乙六六八四），这字曾被疑为𦥑、为𦥑、为𦥑而已，并无佐证，后人不能相信。现在可以知道，𠂇字象手持锤击鑿具之形，是鑿字初文。」

古文字里作偏旁的辛字，往往演变为𦥑字，如宰字（原父簋），齊鑄及三体石经都作宰。对字甲文和金文都有从辛和从𦥑两体；皆其证。众所周知，𦥑柄经过锤击之后，柄头木质都会顺理撕裂为一丛细丝。平写作𦥑，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。臼同山，是坎字的初文，表示鑿物成坎。金旁是形声意符。未加金或𠂇的𦥑或𦥑字，也见于字书。广韵屋部有𦥑字，与同部鑿字音义同。广韵集韵均有𦥑字，注云：「与鑿同。」集韵又省作𦥑。据此可知，𦥑的变体𦥑𦥑等字，确是鑿字。

根据以上两点，即使我们不知道辛辛是鑿具，也不妨碍我们把𠂇字断定为鑿字。同时，通过𦥑之断定为鑿，反过来又证明了辛辛的确是鑿具。

辛當二字古音迥别，既然辛是鑿具，怎样解释这种矛盾呢？原来辛是鑿具，但从语源上看，辛盖并不同源。辛是名词，后来写作为鑿、鑿等字；鑿字起初是动词，义为击辛。古音与鑿相近，辛当二字古音迥别，既然是鑿具，怎样解释这种矛盾呢？原来辛是鑿具，但从语源上看，辛当并不同源。辛是名词，后来写作为鑿、鑿等字；鑿字起初是动词，义为击辛。古音与鑿相近，辛当等，这是一组同源词。可见鑿音本与击相关，而与辛没有内在联系。后来鑿字由动词转化为名词，才成为鑿具的名称。」

页一

〔释辛及与辛有关的几个字，中国语文一九八三年五期三七〇。〕

器时动作之会意。前者为手持酒端倾酒于樽中，后者为手持勺匙从簋中取食。既为簋之初文，

林小安

「攴之为文，犹敲之为文。左旁口，日分别为鑿、鑿之象形，右旁又为使用该

以為變之初文者無違理之處。

以上我們用手持酒端傾酒於漏斗來解說卜辭「𠂇」字之形構，除了無違理之處，然而，殷代的「𠂇」字怎麼演化為東漢《說文解字》時的「變」字，尚待其他证据成之。

尋绎現存古文字，我們認為有兩個例証，可以證明从「𠂇」到「變」的演化過程。

其一，即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省臨沂地區銀雀山漢墓中發現的簡書《孙臏兵法》中，有一「𧔗」字，整理者釋為「𠂇」。我们认为「𧔗」字實為「𠂇」之篆寫，「𧔗」的本義應是「變」，在銀雀山漢簡中是作為變的假借字來用的，並非是變的省寫或简化字。

其二，即一九七八年五月，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出土的戰國早期曾侯乙墓鐘銘中，有一「𦥑」字，異体又作「𦥑」。應視為从「𦥑」、「𦥑」二字聲，「𦥑」或「𦥑」為「𦥑」，「𦥑」或「𦥑」為「𦥑」，「𦥑」即卜辭之「𠂇」（《集韻》為「設」）及銀雀山漢簡之「𧔗」，偏旁位置不同罢了。

在曾侯乙鐘銘及銀雀山漢簡中，「𦥑」及「𧔗」均讀為「變」，實際是變的假借字。以之驗之卜辭「𠂇」字之用法及在卜辭中的義訓亦不例外，應讀為變異、變亂之變。試舉其例：

庚吉，其佳出𠂇，于西。

前七·七·一

于河，在十二月。

前七·四三·二

即虹，彩虹的出現在古人眼中是天空中的異象。出𠂇，讀為「𠂇」，於前後文義相合。其

辭曰：「𠂇」發生了反常情況，有變異出現，變異即指虹的出現。」（殷墟卜辭「𠂇」字考辨，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七年五期四六至四九頁）

徐兆仁
「甲骨文「𠂇」字作「𠂇」（合集六四四一），「𠂇」（合集一三三二九），「𠂇」（高津一九五五），諸形。孔詒让釋為報，又你疑是「𦥑」（詳例下一四），王襄釋作「𦥑」（篇考典礼一二），郭沫若釋為「𦥑」（卜通八九），陳夢家《宋室方印》釋作「𦥑」（釋林一〇三）。多家對「𠂇」字的解釋多有異說，「𠂇」字所屬的卜辭亦難通讀。

「𠂇」字從「𠂇」、「𠂇」，「𠂇」即爻，无疑。甲骨文中「𠂇」、「𠂇」、「𠂇」諸形符丘偏旁中可互用，例如：

平

合集二一八三三

𠂇

合集二一六二

𠂇

畫父革解

平

后上一七一

𠂇

合集二一八三三

𠂇

合集二一六二

𠂇

畫父革解

平

畫父革解

𠂇

畫父革解

釋 例一五六四

京津四一四四 𠂔 𠂔六一

藏五七二 𠂔 后二三七

丙后一九一二

掇一三二 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𠂔

一、鑿父乙。《合二八六》

二、丙戌卜，方贞，告曰：出一鼎，鑿于上甲三牛。《合集一三三二九》

三、壬辰卜，贞，鑿司室。《合四·二七·八》

四、庚辰卜，方贞，告鑿于河。《人三》

五、出鑿虹于西日。《尚七·七·一》

六、……来，出鑿形星。《尚七·一四·一》

右列卜辞第一、二两条即以鑿祭的方式来祭祀父乙、上甲。第三条是至祖先宗庙祠室中举行这种祭祀，甲骨文有太室、文室、中室、南室、西室、太甲室等，在这类场合举行多种形式的祭祀。第四、五、六三条卜辞都以鑿祭的形式祭祀彩虹、形星、河神，因为殷人慑于大自然的无穷威力，产生了泛神论思想。

鑿是一种由杀牲方式演变而来的祭祀之名。这种杀牲方式，祭祀之法宴开后用黥刑的先河。尚书吕刑、周岱饋匜、云梦秦简等均程度不同地记载了有关黥刑的情况。汉书刑法志记裁：「大利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；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鑽鑿」。……古帝王曰：「口鑽，骨也。鑿，刑也。」……通过甲骨文、周岱饋文、秦简及典籍的交叉验证，即可证实黥刑起源不商代杀牲方式——鑿。

丙、鑿蘊毀義

北齐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书中指出「鑿头生毀」，意即鑿可作鑿。约与顏之推同时代的南朝梁陈之间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，在其五篇一书中谓鑿通作鑿。南北一致，绝非偶合。这种现象，不妨用古汉字中义近形旁可以互换的例子来解释。

我们再来考察鑿字的形体来源、义训及与鑿的关系。说文：「毀，缺也，从土穀省声。」

许慎训之以「省声」这一概念，指的是形声字的声符部分的省略。……说文：「穀，米一斛春

为九斗曰穀，从穀，革声。」《大雅·卷发》段玉裁已指出经传多借鑿为穀：淮南子主术《田渠食不穀也》，而左传桓公二年则作「粢食不鑿也」。可见鑿穀、鑿穀可以互用。我们知道鑿字形

声的本源与穀字密切相关，而穀与鑿在古籍中通用的现象，又为我们提供了鑿、穀、鑿三者之间的一些联系。鑿的义训为开、穿；穀的义训为缺。段注曰：「缺者器破也，因为凡破之偁。」两者互改变对象的物理形态这一点上，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。又由于具体事物不同，出现就现象。鑿鑿互用，说明鑿、穀义近，即鑿蘊毀义。一旦揭晓这点，左列卜辞的疑惑之处也就涣然冰释了。

一、允有鑿，明（明）生若（若）云（云）自东口口。吴亦有鑿，出出虹，自此口歛